

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

曾浩 张丽 饶如梦¹

(东华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从经济、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空间、生态环境五个维度构建抚州市城乡融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 TOPSIS 方法对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揭示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的特征,并提出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提升路径。

【关键词】: 城乡融合 水平测度 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之间经济往来日趋密切,要素流动持续增强,我国在统筹城乡方面取得显著性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二元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等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实施乡村振兴、完善城乡发展体制是建设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石。随后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战略方针,并强调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是要重塑城乡关系。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整体架构,强调要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战略部署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系列方针政策既是国家的针对城乡融合问题采取的解决措施,更是推动城乡融合深层次发展的关键战略,对于指导和协调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工作有巨大作用。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西方学者起步较早,在城乡协调发展相关的概念与模式方面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探索,早在19世纪末霍华德就提出了建设一种兼并城和乡优点的“田园城市”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需要历经城市依附于乡村阶段、城乡分离阶段和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我国国内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这几个阶段。

综上,本文从经济融合、人口融合、基本公共服务融合、空间融合、生态环境融合多维视角构建抚州市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TOPSIS 方法对 2013-2017 年抚州市城乡融合水平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路径,以期对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2 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

2.1 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随着城乡要素高度流变性突破了城乡地域性的阻碍,城乡发展趋于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和地区的经济有着很大关系,

作者简介: 曾浩(1987-),男,湖北襄阳人,东华理工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张丽(1998-),女,江西景德镇人,东华理工大学2017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饶如梦(1998-),女,江西赣州人,东华理工大学2017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

基金项目: 抚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编号:19SK07);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编号:19JL05)。

经济发展越好,城乡发展水平越高。以往二元结构中的单一尺度并不能完全表征城乡融合的发展水平,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与社会紧密结合,关键是从复杂的综合性体系中筛选出影响城乡融合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从经济融合、人口融合、基本公共服务融合、空间融合、生态环境融合五个维度建立了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抚州市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具体指标	指标性质	权重
城乡融合	经济融合	人均 GDP	正	0.199994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正	0.20002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负	0.199994
		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	负	0.199994
		城乡村消费品市场实现零售额之比	负	0.199994
	人口融合	城镇化率	正	0.500020
		城市人口密度	正	0.499980
	基本公共服务融合	城乡每千人卫生机构拥有的床位数	正	0.249713
		城市用水普及率	正	0.250189
		城市燃气普及率	正	0.250206
		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	正	0.249892
	空间融合	建成区面积比例	正	0.188647
		公路路网密度	正	0.403152
		建成市镇密度	正	0.408201
	生态环境融合	环保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正	0.251698
		人均绿地面积	正	0.249477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	0.24951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	0.249310	

2.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年鉴》(2014-2018)、《抚州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2017)以及江西省统计局网站,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方法予以填补。

2.3 研究方法及计算步骤

城乡融合指数并不是单因素指数,而是包含一系列影响因素的综合性指数。因此本文首先分别对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含的18个具体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再分别计算得出各个测度指标的权重及各年度融合指标的权重,得出各个指标权重与其指标数值的乘积值为 C_j ,最后将各年的乘积 C_j 加总从而得出每年城乡融合指标总指数值。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测度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为:

$$Y = \begin{cases}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 \text{当 } x_{ij} \text{ 为正向指标时}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 \text{当 } x_{ij} \text{ 为负向指标时} \end{cases} \quad (1)$$

式中: i 表示年份; j 表示测度指标; X_{ij} 和 Y_{ij} 分别表示无量纲化处理前和处理后的对应指标值; $\max(X_{ij})$ 和 $\min(X_{ij})$ 分别为 X_{ij} 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第二步,利用经过(1)式处理后的测度指标值 Y_{ij} ,计算各年的信息熵 E_i 以及各个指标的信息熵 E_j ,

$$E_i = \ln \left(\frac{-1}{n} \sum_{j=1}^n \left[\frac{Y_{ij}}{\sum_{i=1}^n Y_{ij}} \times \ln \left(\frac{Y_{ij}}{\sum_{i=1}^n Y_{ij}} \right) \right] \right) \quad (2)$$

$$\text{和 } E_j = \ln \left(\frac{-1}{n} \sum_{i=1}^n \left[\frac{Y_{ij}}{\sum_{i=1}^n Y_{ij}} \times \ln \left(\frac{Y_{ij}}{\sum_{i=1}^n Y_{ij}} \right) \right] \right) \quad (3)$$

第三步,计算测度体系中各测度指标值 Y_{ij} 的权重 W_j 及各年的权重 W_i :

$$\overline{\sum(1 - E_j)} \quad (4)$$

$$\text{和 } W_i = \frac{1 - E_i}{\sum_{i=1}^n (1 - E_i)} \quad (5)$$

第四步,计算测度指标值 X_{ij} 的融合指数:

$$C_j = \left[\sum_{i=1}^5 (w_j * X_{ij}) \right] * 0.001 \quad (6)$$

3 结果分析

3.1 城乡融合发展特征

根据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 2013-2017 年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指数值整体呈直线式增长。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和推动城乡融合的政策下, 抚州市城乡融合水平总指数值逐年保持 6%左右的增速, 其中经济融合和人口融合两个指数值增长速度明显, 而基本公共服务融合维度、生态环境融合维度指数值呈现缓慢平稳增长, 但空间融合维度指数值先在 2014 年-2015 年下降, 在 2016 年呈现突增发展又于 2017 年呈现小幅度下降。具体来看:

表 2 2013-2017 年抚州市城乡融合总指数值及五个分维度指数值

年份	经济融合	人口融合	基本公共服务融合	空间融合	生态环境融合	总融合指数
2013 年	4.7577	2.9711	0.0624	0.00018	0.0387	7.8301
2014 年	5.2252	3.0321	0.0629	0.00017	0.0383	8.3586
2015 年	5.5486	3.1601	0.0630	0.00017	0.0381	8.8100
2016 年	6.0778	3.2391	0.0638	0.00018	0.0379	9.4188
2017 年	6.7391	3.4381	0.0393	0.00018	0.0275	10.2442

第一, 2013-2017 年的城乡经济融合指数值逐年上升, 经济融合程度逐年提高, 但其融合权重在 2016 年有所下降。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经济水平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具体分析, 2013-2017 年抚州市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人均收入逐年增加, 但收入水平仍偏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和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逐年下降, 城乡收入、消费差距有所缩小, 而城乡消费品市场实现零售额之比却在 2015 年显著上升, 表明当年的城乡零售消费差距有所扩大, 不利于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并且经济融合维度指标权重是在五个融合维度指标中唯一一个在 2013-2017 年中出现过下降现象的指标。由此本文得出, 虽然政府加大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财政支出, 但对提高经济融合效率作用有限。

第二, 人口融合指数值逐年上升, 于 2016 年增速显著; 空间融合指数值先在 2014-2015 年下降后于 2016 年呈现上升发展, 又于 2017 年下降, 总体呈现“倒 N 型”变化发展。具体来看, 城镇化率和城市人口密度两者融合程度均逐年呈规律性上升, 其中抚州市城镇化率从 2013 年 42% 上升至 2017 年 48%, 每年上升近一个百分点。此外, 虽然建成区面积比例和公路路网密度每年都在上升且增速大于建成市镇密度下降的速度, 但由于建成市镇密度指标权重为 0.408 所占比重较大, 所以建成市镇密度指标对空间融合发展的阻碍作用比建成区面积比例与公路路网密度指标的促进作用更大, 空间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第三, 基础公共服务融合指数值逐年增加。城乡每千人卫生机构拥有的床位数和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指标值均逐年上升, 城市燃气普及率保持较高水平而每年略有下降, 城市用水普及率保持较高水平但以 2014 年为转折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发展。随着人口向城市集中, 城市人口密度提高, 在这样人口规模的镇区建立基础公共服务设施, 维护成本较为低廉。所以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建设, 既有利于经济效益又进一步城乡融合发展。

第四, 生态环境融合指数值以 2017 年为拐点呈先下降后上升发展, 但总水平仍偏低。根据本研究统计数据, 环保支出占总支出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最大,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逐年下降但下降幅度逐渐趋于平稳。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每年保持 100%, 人均绿地面积在 2013-2016 年围绕 $6.3\text{m}^3/\text{人}$ 上下略有波动, 但于 2017 年突增至 $10.35\text{m}^3/\text{人}$, 表明城乡生态环境状况近年略有改善,

但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4 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

4.1 借助发展较好的城区,以产业融合创新为切入点,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

发展较好的抚州城区对周边乡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 and 基础设施优势,推动产业融合创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关键要因地制宜,将农村地区的特色产业资源进行空间上的集中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通过政策、科技、管理创新等手段将抚州城区的比较优势与农村特色优势充分对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走产业结构融合道路,创新农村产业经营发展新模式,创建以旅游观光、乡村电商、农宿共享等新兴产业为带头产业的特色发展新模式,推动周围产业发展,结合各产业优势,进一步实现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创新,通过较快发展的城区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4.2 建立城乡统一市场,加快城乡要素流动

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仍然是影响抚州市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阻碍。因此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抚州市城乡要素流动,将城市充足、发达的资本、科技、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引入乡村,弥补乡村因地理位置等产生的公共资源发展不足的现状;二是建立完善的城乡网络服务系统及农村信息人才服务队伍,加快推进城乡信息共享,拓宽信息传播途径,提高信息传播效率,解决信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滞后性问题,使地处偏远的乡村能够及时了解相关政策信息,并解决农村在信息传输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瓶颈。

4.3 优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保障城乡平等发展

当前抚州市所存在的“重城轻乡、城强乡弱”二元体制机制依旧是阻碍城乡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近几年抚州市在破除二元体制机制工作上取得较大成效,但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总体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城乡发展机会平等是城乡融合发展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具体提升路径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健全现有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农民的意愿和利益;二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服务、社会福利等方面入手,秉承“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结合抚州市城乡发展现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平衡城乡公共服务投入比例,推动抚州市城乡格局从“城乡二元”逐步走向“城乡融合发展”;三是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统筹城乡发展,优化工业与农业、城镇与乡村发展关系,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

[1]金三林. 深刻认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EB/OL].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http://www.drc.gov.cn/xsyzcfx/20190507/4-4-2898464.htm>.

[2]叶超,陈明星. 国外城乡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启示[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 18(1):34-39.

[3]周佳宁,秦富仓,刘佳,等. 多维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9):166-176.

[4]张永恒. 五大发展理念视角下的河南省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基于熵权 TOPSIS 分析法[J]. 河南科学, 2019, 37(7):1187-1195.

-
- [5]李爱民.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问题与路径[J].宏观经济管理,2019,422(02):41-48.
- [6]杨贤传,花中东.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测度、影响因素与对策[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5):16-24.
- [7]曹敏.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J].中国经贸导刊,2019(10):5-14.
- [8]许彩玲,李建建.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思考[J].经济学家,2019(1):96-103.